



客魏始末紀畧第十四

魏忠賢原名李進忠直隸肅寧縣亡賴子也父魏志敏母
劉氏妻馮氏生一女魏氏嫁楊六奇者是也賢無子家貧自宮
妻改適他方人不存於萬曆十七年選入隸司禮監秉筆掌
東廠太監孫暹名下派與御馬監劉吉祥炤管劉之墓今
在碧雲寺下北山坡者是也後復本姓曰魏進忠中官規
矩本官者視甲科之大主考炤管老叔者視房考同官者
視同門本官之于名下炤管之于子姪猶座師之視門生
亦若父子焉忠賢少孤貧好色酒賭博能飲啗嬉笑喜鮮衣
馳馬右手執弓左手擊弦射多奇中不識字人多以僂子

稱之亦擔當能斷願猜狠自用喜事尚諛是其短也素好
僧敬佛宣武門外柳巷文殊菴之僧秋月及高橋之僧愈
光法名大謙者乃賢敬禮之名衲也如碧雲寺僧則酒肉
勢利不足齒矣徐應元者亦孫暹之名下也與賢同年神廟
時四川稅監邱乘雲係暹之掌家又徐貴者亦暹名下于賢
為前輩而為乘雲在京掌家逆賢實與應元趙進教為嫖
友呼盧飲博固論晝夜逆賢因囊橐乏遂遠赴四川見乘
雲為抽豐計而徐貴備將賢亡賴狀先由報房達邱而賢不
知也及賢到邱大怒訶罵倒鎖賢空房中絕食飲欲斃之
時僧秋月遊蜀偶見邱是時賢不食已三日餘僧力為勸解

一云已由報房先布之

邱勉從之僅給路費銀十兩遣回僧憐賢仍為致書馬謙
屬令厚遇之謙以嘉靖四十一年選入歷陞內官監總理
又皇貴妃鄭娘娘名下宮人林廷宦女謙所侍也最有時
道凡賢困乏謙每資助之徐貴又在京具揭先監處以魏
某私往四川云云乞行重治亦賴謙救止之賢自此在甲
字庫漸裕掌庫李宗政賢之前輩也承運庫之齊昇亦賢之友光廟在青宮淡薄先
帝既誕之後生母孝和王皇后即才人王老娘娘無人辦膳賢遂夤緣入
宮辦才人娘娘及先帝之膳其介紹引進者近侍魏朝朝
乃王太監安名下之也光廟久寵信之安素剛正主持一宮事
魏朝朝夕譽賢安為朝所惑頗信之朝初與先帝之乳媪

相厚一作有私
相厚一作通

客氏即古所稱對食者朝暗相厚所以待安及荅應光帝多不得暇而賢遂乘
間亦與客氏相厚分朝愛焉賢性狡猾指稱辦膳為名於
十庫諸內臣如張藥等皆騙其食料醢醬或財物玩好以
至非時果品花卉之類必巧營取之而轉獻光帝及先帝
以固寵也及才人娘娘崩東李老娘娘位列在前時西李
娘娘擅專宮之寵固要光帝奏請神廟又密請皇貴妃鄭
老娘娘奏請神廟將先帝托西李娘娘看管又今上已先
屬看管并西李娘娘所生皇八妹者共乳媪三人在宮客
氏原先與魏朝厚一作有私既暗與逆賢又厚一作私一穴兩蛟爭競必至
而朝之為人也佻而疎賢之為人也憨而壯泰昌元年八

月初一日光帝登極後擬冊立先帝為東宮是時逆賢尚
列庫銜已陞玉帶暗與客氏深謀遂相與刻意擁戴王公太監安而客
氏又巧逢迎之無不可者遂充東宮典膳局官此客氏力
也九月初一日光帝升遐先帝暫居慈寧宮科臣楊漣時
為給諫疏叅及逆賢賢無措泣懇魏朝朝在王太監安前
力營救之遂得旨着司禮監查明具奏賢先年原名李進
忠遂將西李娘娘下用事之李進忠筭作一人以欺外廷
其實皆朝力也朝與賢既客氏私人曾結盟誓為兄弟賢
居長而朝願次之稱曰大魏二魏及先帝即位數月兩人
因寵漸相媚嫉于乾清宮暖閣內爭擁客氏遂醉罵相讓時漏將丙夜

云客奶你只說你處心要
跟誰我替你斷

先帝已安寢而特自御前閤起司禮監掌印盧受東廠鄒
義秉筆王安李寔王體乾高時明沈廕宋晋等皆驚起是
時逆賢已陞秉筆掌惜薪司印魏朝已改名王國臣陞乾
清宮管事掌兵仗局印並跪御前聽處分盧受鄒義等侍
側衆咸知忿爭由客氏起也先帝玉音問客氏曰客奶你
只說你的要着誰替你管事我替你斷客氏久厭國臣猥
薄而樂逆賢慙猛好武耳係中年自宮不識字之人樸實易制遂心向逆
賢而王太監安久中客氏逆賢諛媚且心惡名下之人作作露
此醜態一作穢遂打國臣一掌勒令告病往兵仗局調理離御前
矣此時逆賢尚名魏進忠始得專管客氏事從斯無避忌

先帝端拱于上惟客魏之言是聽而尾大不掉之患成焉
後國臣被斥逆賢矯旨發鳳陽在逃復于薊北山寺中搜
獲使人于中途邀截至獻縣縊殺之按國臣保衛先帝聖
躬最先曾共卧起頗著勞及登極後晋秩貴近御筆改復
姓賜名特掌美印受寵眷不在賢下嗟哉王太監安何不
留國臣以啗客氏并制逆賢乎或不然就将賢與國臣坐
以驚御之罪而一併先黜候大婚禮成優客氏以金帛而
亦黜于外監何明于防西李老娘娘之垂簾而昧于防客
氏之淫橫也嗚呼知經而未知權耶抑昧理而寡於術耶
奈何自剪爪牙束身入井殃遺身後禍及搢紳王夷甫諸

著上下

字

云客奶你只說你處心要跟誰我替你斷

先帝已安寢而特突自御前闕起司禮監掌印盧受東廠鄒義秉筆王安李寔王體乾高時明沈廕宋晉等皆驚起是時逆賢已陞秉筆掌惜薪司印魏朝已改名王國臣陞乾清宮管事掌兵仗局印並跪御前榻聽處分盧受鄒義等侍側衆咸知忿爭由客氏起也先帝玉音問客氏曰客奶你只說你的要着誰替你管事我替你斷客氏久厭國臣猥薄而樂逆賢憨猛好武耳係中年自宮不識字之人樸實易制遂心向逆賢而王太監安久中客氏逆賢諛媚且心惡名下之人作露此醜態一作穢遂打國臣一掌勒令告病往兵仗局調理離御前矣此時逆賢尚名魏進忠始得專管客氏事從斯無避忌

勞字上下疑脫一字

先帝端拱于上惟客魏之言是聽而尾大不掉之患成焉後國臣被斥逆賢矯旨發鳳陽在逃復于薊北山寺中搜使人于中途邀截至獻縣縊殺之按國臣保衛先帝聖躬最先曾共卧起頗著勞績及登極後晉秩貴近御筆改復姓賜名特掌美印受寵眷不在賢下嗟哉王太監安何不留國臣以啗客氏并制逆賢乎或不然就将賢與國臣坐以驚御之罪而一併先黜候大婚禮成優客氏以金帛而亦黜于外監何明于防西李老娘娘之垂簾而昧于防客氏之淫橫也嗚呼知經而未知權耶抑昧理而寡於術耶奈何自剪爪牙束身入井殃遺身後禍及搢紳王夷甫諸

人真不能辭其責矣千古之下有餘痛也初天啟元年春川稅監邱乘雲撤回京賢差外司房李茂春號完素者遠迎至畿南邱賞銀三十兩李先入隆宗門外直房回話賢為之落淚曰我先年被徐貴譖害止給我十兩盤費今賞你如此便三倍我了嘆息者久之其後徐貴竟為逆賢所害而邱之令終復賴賢喪葬如禮中外榮之初祖宗舊制于乾清宮東設房五所西設房五所係有名封大宮婢所住所以正名分嚴等威也泰昌元年冬客氏遷乾西二所先帝親臨為之移居陞座飲宴鐘鼓司官邱印等扮戲承應司禮監盧受鄒義守居而王安王體乾高明時沈廕宋

晉隨侍另設吃膳處于所內側室猶孔聖之有四配焉客氏自此在宮中乘小轎撥內官近侍抬走儼如先帝朝妃嬪之禮缺一青紗傘蓋耳而茵褥精美為最勝也馬天啟元年後改住咸安宮各衙門答應錢糧比御前更吃緊夏則大涼棚冰無筭也冬則大地炕炭無量也其驕奢僭踰真日異而月不同凡客氏生日先帝亦必臨幸陞座歡宴賞賜無限即中宮及皇貴妃等千秋不及也每日先帝所進之膳皆客氏名下內官造辦名曰老太家膳聖意頗甘之舊制司禮監掌印掌東廠秉筆大膳房遵祖制所造辦之膳酒乃只為具文備賞用而已希進御也初王體乾宋晉魏進忠三家每月挨辦膳之天啟二

年進忠改名忠賢四年以後便是王體乾魏忠賢李永貞
三家輪流辦之遇閏月則各四十日筭之惟客氏常川辦
共四家矣每家經管造辦膳羞掌家等官數十員造酒醋
醬等項并葷素各局外厨役將數百人此紫禁城之外者
至于乾清宮以內則每家各有領膳煖殿四員管果酒煖
殿二員請膳近侍四五十員以上皆穿紅者也又司房管
庫房湯局葷局素局點心局乾碟局手盒局涼湯局水膳
局羞膳局管柴炭及抬膳又共內官百餘員若愚係永貞
項下管文書兼管膳掌班欽賞花名可證也此皆係外衙
門穿青官人也按先帝所進之酒曰秋露白曰荷花蕊曰

佛手湯曰桂花醞曰菊花漿曰芙蓉液曰君子湯曰蘭花
飲曰金盤露等名色可五六十種皆先朝舊戚臣魏士望
傳方在逆賢外宅造辦而轉于御茶房進之大工告成陞
士望玉帶實酬其醞釀力也按御茶房職司上用茶酒間
雜人無敢輕入者逆賢擅政自王體乾起至煖殿近侍止
俱得私向茶房索酒吃而答應客氏逆賢體乾等器具匙
筋如私人焉又弓箭房者秩次之亦皆客魏私人所據司
御前弓矢以備非常逆賢善射好蹴鞠跑馬先帝好馳馬
好看武戲又極好作水戲用大木桶大銅缸之類鑿孔創
机啟閉灌輸或湧瀉如噴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

下借水力衝擁圓木球如核桃大者以水湧之小大盤旋
宛轉隨高隨下久而不墮視為戲笑皆出人意表逆賢客
氏喝采贊美之天縱聰明非人力也聖性又好蓋房凡自
搯斧鋸鑿削即巧匠亦不能及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
皆御用監內官監辦進用先帝與親暱近臣如涂文輔葛九
思杜承明永王秉恭胡明佐齊良臣李本忠張應詔高永壽
等朝夕營造成而喜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厭倦也且
不愛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毀惟快聖意片時之適當
其斤斲刀削解衣盤礴非素暱近者不得窺視或有緊切
本章體乾等奏事奏文書一邊經營鄙事一邊傾耳注聽

奏請畢玉音即曰你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之
柄下移而南樂薊州東光輩及在京之徐大化等一派綫
索如枹鼓之捷應也先帝每營造得意即飲膳可忘寒暑
罔覺可惜玉體之心思精力盡費于此然皇極等三殿落
成于天啟之年肯堂肯構先帝之好土木豈非天啟其朕
兆耶抑逆賢之幹濟才智刻意催督之迹或藉此以難泯
耶按萬曆中年乾清坤寧兩宮告成神廟命正一真人張
國祥率道侶數十人于宮中啟建黃籙大醮聖誠格天曾
感羣雀飛鳴旋遶之瑞至皇極等三殿告成逆賢等只畜
廕賚為已榮耳又祖宗舊制凡萬壽聖節中宮千秋皇貴

蓋遇千秋之日總不似客氏十一月十九日生日即先行宴樂賞賜喧闐將二十餘日也
在舊典也下逆矣上

妃千秋則凡內執事官人并王體乾等及山陵等處內官各有賞例每銀一兩以上六年十月初六日值中宮張娘娘千秋適先帝欲幸內教場圍獵聖性最好手刺狼獾狐兔以為樂是日張娘娘不肯出延至辰時以後方始同出止畧散銀枝幾箇竟累年未批賞非舊典也逆賢生于戊辰正月晦日自元宵節後送壽禮者做法事祝延齡者每早乾清宮西丹墀幾滿將至正日綬帶擠擊挨摩之聲鏗然聞有擠傷衣帶腿足者老翁千歲千歲之聲殷訇若雷而從來盈滿驕橫光景未之有也逆賢早起漱口自擊銀漱盂之聲盡力大响即宸居咫尺了不畏也緋袍玉帶充滿

道路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盛衰平陂理何逃焉逆賢自泰

昌元年冬陞秉筆凡不識字而躡陞秉筆者穆厝時孟冲

神厝時張明先帝時魏忠賢孫進王朝輔等數人而已天

啟初年逆賢即掌惜薪司內府供用庫尚膳監印提督寶

和等店天啟三年一作十月十二月掌東廠前後獎勅數十道温旨

無筭也已七年十一月廿六日准告病一作十一月十二月初二日降淨

軍發鳳陽初六日行至阜城縣南關夜半與心腹名下李

朝欽同縊死于旅店崇禎元年二月十一日該御史卓邁

等遵奉明旨將逆賢原尸磔之梟首于河間府西門之外天

下快之猶恨其不生正典刑也凡司禮監掌印秉筆非奉

公事不敢出門王體乾提督禮儀房四仲之月得奉差選妳
口寅出申回不至過宿只會往京北沙河故里祭掃始過
一宿天啟元年二月逆賢雖出外尚未敢數尚未敢遠至
四年以後外廷暗助羽翼已成仗客氏王體乾李永貞石
元雅涂文輔在內遂遠至涿州等處天壽山春秋二次祭
孝和王老娘娘畢即詣西山碧雲寺祭本官孫暹及炤管
老叔劉吉祥墓或遠至琉璃河看工祭水或至大壩馬房
相度修城無非巧立名色招搖畿輔以恣馳騁明得意耳
凡出外之日先期十數日庀治儲備于停驂之所齎帶賞
賜銀兩沿途絡繹不絕小民外戶設香案插楊柳枝野花炷香跪

接冠蓋車馬繽紛奔赴若電若雷塵障天而聲動地有狂
奔死者有擠踏死者燕京若干人馬大都催賃殆盡凡達
官戲子蹴鞠厨役打茶牢役匙馬抬槓之人其數不止數
萬每遇逆賢遠出則京中街市寂然空虛頓異尋常者將
數日焉大約外廷之欲親炙逆光內廷之獻諛乞憐者凡
四人之轎將數百乘矣怒馬鮮衣束玉而為之前後追趨
左右擁護者又百千餘矣跑馬射响箭鳴鏑之聲不絕于
耳鼓樂笙管數十餘簇且行且奏夏則大車載冰冬則炭
火如山古今所罕見也逆賢坐八人大轎前用騾二頭或
四頭拉拽之疾如飛焉逆賢飽則正坐倦則卧醉則憑軾

兩眼迷離不知行至何處也畿南一帶素苦泥潦難行賢為之捐資修築廣建橋梁堤若長虹至今便之凡御前有本及要緊之事先時專托劉榮紀用等後則托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等各派能幹之人站馬疾馳即百里之遠一日可再往也都城東有故監劉永成之墓寧晉伯之伯祖也逆賢曾便道一展拜而奏請新之此時魏良卿尚未封伯蓋私視其規模為良卿封伯計耳逆賢有名馬千餘騾數百皆邊弁梁柱朝楊國棟馬世龍滿桂侯世祿尤世威及督臣王象乾閻鳴泰劉詔等送之楊國棟者逆賢名下牌子曹承恩之姊夫也梁柱朝者逆賢名下煖閣胡國用

一本有馮嘉會而無劉詔

之姪壻也凡所送之馬鞍韉精好每具何止百餘金不過剝軍餉占軍匠以辦之為一己功名地可嘆可恨其後李永貞出外往西山北山通灣亦如逆賢之疾行奢侈而馬亦多跑死其雨泥暴殄不惜下情更甚于逆賢也凡體乾逆賢永貞元雅文輔出外而林下大老如高如沈如一作宋各有重犒之禮以諛之槩不收也崔呈秀素與許秉彝契厚如同胞始得與逆賢交結秉彝之力也又有李魯生李蕃先掃高樂之門又入涿州之幕見涿州不能久任則又與崔呈秀比馬首行贊美重修肅寧城垣者呈秀也誇詡大壩城垣者巡青之李魯生也因媚賢而又媚永貞着通州

高樂於南樂之誤

造匾送至永貞富河莊胡老人等未敢懸掛永貞拒而不

納人皆笑而鄙之者李蕃也永貞之姪李之旺得考入通

州學入丁卯北闈應試者蕃力居多謀總呈秀後勁與逆

賢一氣者閻鳴泰徐大化等也與逆賢閻家看風水推星者周錡也

命規造坟地府第妄言禍福無所不至者方弘廕也書寫

圍屏扇面者素志學許周賓揚善等也書寫皇極等殿文

昭等閣牌額者顧承宗顧名遠也凡逆賢一應辭恩廕等

項奏本皆心腹外司房李茂春或東廠外寫字掌班耿良

臣孔應鰲創稿李朝欽念與逆賢聽有不合意處賢授意

朝欽改正寫真則東廠閤司房等也逆媪客氏者定興

楊維垣久與逆賢交往知之最悉乃入告之際竟那卸於無干之人豈偶謬誤耶抑不忍累桑梓故設術以欺天下後世耶

侯將候字之誤

縣民侯二之妻也生一子曰國興蔭不多年泰昌元年冬

封奉聖夫人先住乾西二所後住咸安宮每日天將明即

至殿內候先帝駕醒始至御前甲夜後回咸安宮其鳳彩

門亦有直房凡逆賢往宮相見時必將宮人官人屏開語

秘不得聞然上危中宮皇后及裕妃張娘娘等獨用玉體

乾殺王太監安王國臣等皆客氏造謀也其母老矣彼時

尚在每以惜福持滿戒勸客氏不聽凡客氏于天啟元年

某月間中旨慰留者皆體乾力也七年九月初三日奏懇

今上准歸私第其夜五更宮門開後客衰服赴仁智殿先

帝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色龍袱包裹云是先帝胎髮瘡

痴及累年剃髮落齒剪下指甲遂痛哭焚化而出至奉旨
籍沒步赴浣衣局于十一月內欽差乾清宮管事趙本政
臨局答死發淨樂堂焚尸揚灰其子侯國興伏誅其弟客
光先止擬遣戍客氏掌班內官張貴劉失其名名下崔祿
許國寧等各行賄得免客氏貴顯時惟王體乾耆舊魏忠
賢表裏梁棟舊人凡送禮時棟僅下小的名帖然都不叩
頭自孫進王朝輔劉應坤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及管事
牌子劉忠王應科胡明佐等每日見必叩首如子姓焉夫
以乳媪儼然住宮自視為聖上八母之一亦僭妄殊寵極
矣且倏出倏入人多訝之道路流傳訛言不一尚有非臣

子之所忍言者皆不足信也按自天啟元年起至七年止
凡客氏出宮暫歸私第必先期奏知先帝傳一特旨某月
某日奉聖夫人客氏往私第去云云至日五更欽遣乾清
宮管事牌子王朝忠或涂文輔等數員及煖殿數十員穿
紅圓領玉帶在客氏前擺隊步行客氏自咸安宮盛服靚
妝乘小轎由嘉德咸和順德右門經月華門至乾清宮門
西一室亦不下轎而徑坐至西下馬頭凡弓箭房帶簡管
櫃子御司房御藥房御茶房請小轎管庫近侍把牌硬弓
人等各穿紅蟒衣窄袖在轎前擺道圍隨者數百人司禮
監該班監官典簿掌司人數等文書房官咸于寶寧門裏

跪叩道旁迎送凡得客氏目視或領之則榮甚矣內府供
用庫大白蠟燈籠黃蠟巨撚亮子不下二三千枝轎前提
爐數對燃沈香如霧客氏自西下馬門換八人大圍轎方
是外役抬走呼殿之聲遠在聖駕遊幸之上燈火簇烈炤
如白晝衣服鮮麗儼如神仙人如流水馬若遊龍天耶帝
耶京都人士從來不曾見也每年不論冬夏或出三四次
不止客氏到宅陞廳坐自管事起至近侍止挨次叩頭老
祖太千千歲之聲殷然震天各有回答銀幣以犒酬之凡_{出也}
欽賜_{客氏}金銀錢幣不可勝計每日三時輟御膳以賜者絡繹
旁午或在外住十餘日不等而逆賢催入馬出入皆于五

更其迎接圍護如一客氏私第在正義街迤西蓆市街北
而逆賢亦有一第便在街南斜對門不遠賢與客氏滿望
後來得請林下受享富貴齊眉到老不料賢姪良卿客氏
男國興乃駢首_同戮于市蓋裕妃張娘娘王太監安揚左等
慘死冤魂必不肯默默_{寂然}于泉下也古今報應誰肯饒過誰
哉初賢在西庫與孝和老娘娘辦膳時便漸饒裕而良卿
執掌上房庫房鎖鑰凡酒漿食物出納 聞良卿雖不
曾讀書而儀表堂堂亦善說話侯國興少受業于涂文輔
肥蠢異常口甚小而神不足坐則眈睡氣息齁齁或與人
共坐未_坐及_久欠伸而已入夢鄉矣此二人形狀纍臣一面未

空靈原本勤渠二
字誤蔣本因

識一字未通至于崔呈秀更不曾識面交通者也夫如是正經居停主人接引導師若許秉彜者以財力俾免獨以纍臣肩之而懸坐曰同謀非忌者下石而何耶冤哉事久論定自有

公評必難哄天下後世也客氏住咸安宮時先帝賜名下則御前牌子也

官人如崔祿許國寧外尚數十人以至各衙門投託私人

將數百馬又賜近身答應宮人十餘口及今上准歸私第

之初而徐應元尚踵故套每日輟御膳賜之錢幣銀兩已不

能如先帝在日其隨往私宅尚有賜過宮女四口後不知

歸于何處而客氏嘗死之日焚屍揚灰為先年逆害裕妃等報云

敬矣逆賢坟地在碧雲寺所費甚鉅及各處生祠逆像並毀

廢無遺良卿國興等誥勅盡行追奪逆賢妻馮氏止生一

女嫁楊六奇而馮繼先者其妻族也逆姪魏良材曾廕都督先逆賢死良材非魏氏子乃南方買來小廝為逆賢所

愛冒魏姓而膺廕也傅應星者逆賢親姊魏氏之子也與

涿州最相厚天啟元年五月病死又惜薪司內官劉失其

名者逆賢生母之族弟也因毆傷僧命恐法司追理遂奏知先

帝拏赴更鼓房勒令自盡魏良卿的係逆賢之姪非子也

由光祿寺署丞改廕金吾歷陞晉伯侯公爵代先帝郊天園

丘七年孟秋代享太廟代填祝版榮寵極矣先是閣中曾

擬獎勅體裁臚列與曹操之九錫文相近見者無不瞪目

咋舌無惑乎人疑其朶頤大物然逆賢實無其心實非其

人也但彼不學無術甚于霍光客氏狠毒浮于妻顯害裕
妃等慘于許后良卿等驕奢擅寵遠過山雲本靠徐應元
為接手後勁而應元另具別腸矣託李永貞石元雅涂文
輔為眼目而永貞心腸竟同呂布之手董卓矣涂文輔但知擁戴應元甘悖逆賢如遺迹
矣視外廷崔楊徐霍諸人欲同劉歆華子魚輩而妬罷互
爭一敗塗地不可收拾矣世有生來好殺人好殺貴人又
偏聽縉紳以廣殺縉紳之正人而欲得令終于牖下豈理也
哉從來叛逆者首犯真惡正法凡幼小無知者咸另議處
天啟年間為妖逆等犯有懷抱嬰孺赴市曹駢斬尚眈睡
懷抱中未醒者市人嗟歎孺子何辜逆賢客氏既以慘殺

佐先帝惟痛在宥七年之久中宮張娘娘等凡誕皇子三
位皇女二位皆保衛不得法以致嬰年薨夭良可悲痛逆
賢之死而剝骨客氏之死而揚灰豈不有天道哉累臣于
天啟丁卯冬謫南之際見沿途田里間孩兒多憨憨壯壯
易得存養遂條纂保衛淺言一冊計十款于崇禎戊辰仲
春梓行南北無非上為聖子神孫詳計久遠即士庶人家亦
用得着者也

酌中志略卷之十四

天啟以頑童立器藤成閩搢之既茶戲紳
 士慘逼柙房幾危中官而顧不一問相由則
 是楊左諸忠臣非死於廷魏成祚諸貴嬪非
 死於家奶皆惠宗手刃之也明社三百年國祚
 實斬於此矣夫烈皇拮据艱難十七載真
 中興之主也非亡國之君也修明史者當續
 諸建文以後激玉



逆賢羽翼紀畧第十五

李永貞者通州富河莊民李經之子也第五經原寶坻縣人僑

寓于此先娶高氏妻生長男失其名流落不知何往次男李

奉三男李成又生一女嫁皮村李家今嫠矣高氏故繼室

者申氏也生第四子失其名少與永貞鬪墻遂輕生自縊

于房後棗樹上永貞第五子也自五歲時闖為宦者十五

歲進京侍孝端顯皇后之母夫人趙氏于永年伯王棟宅

中十九歲選入皇城時萬曆辛丑六月也七月內即陞坤

寧宮近侍又一年經故永貞原名李進忠于萬曆三十一

年即奉旨墩鎖頻遭譴責幾賜死者數矣先監曾力救之

後始奉^有遇赦不赦之旨至庚申七月廿一日奉神廟遺旨
釋放復原職近侍于坤寧宮孝端顯皇后几筵前供職始
與逆賢識面泰昌元年九月初一日鄒義尚膳監掌印到
任^奏尋陞永貞司禮監共^其墩鎖十八年也始讀四書詩經後
讀易經書經左傳史漢等古書習寫趙吳興字體善奕棋
能作詩作古文亦能看選時文其兄奉生子之旺成生子
芮俱庠生其餘李之榮李之藻等數人皆廕錦衣衛永貞
同母妹一人嫁王道寧為妻道寧亦廕錦衣衛生甥^王慕堯
慕舜皆陞序班僕李培亦陞光祿寺署丞初天啟元年五
月高太監時明王太監安盧太監受俱同時相繼告病求

退為自全計其年秋逆賢與王體乾串同一路特陞史賓
諸棟梁棟張文元裴升秉筆永貞遂入諸棟之幕而棟掌
兵仗局印時在局居住管理劉榮者號野亭自玉熙宮近
侍出身健訟通文理逆賢之心腹掌班也為棟僚屬遂與
永貞相結互相推獎恨相識之晚棟于天啟二年夏因請
帑不遂與逆賢相左憤鬱病卒永貞緣榮力荐入賢幕陞
文書房至三年十一月先帝親詣園丘郊祀回陞永貞玉
帶隨堂秉筆賜坐蟒橈杌匝月五遷俱榮薦拔也榮後因
與宮人亂逆賢逐之而李朝欽始不離左右矣榮雖被逐
在兵仗局住然耳目甚廣凡有所聞即密疏于帖緘封之

差名下官人馬獻祥入宮頻見永貞屏人密看看畢即焚棄之在獻祥亦不知何等語也後榮因暗謀逆賢事露賢恨之嗾兵仗局掌印王應科叅榮處死六年四月廿九日永貞隨朝跌傷左股告假在梨園直房調治至五月初六日因王恭廠之變懼而求退體乾固不肯放嗾逆賢借先帝天語催永貞少愈即出永貞為人有口才矜肆驕謫極好面折人不肯為之下七年正月初旬司空薛鳳翔有疏為今上婚禮在邇其移居府第合用錢糧廠臣體乾時匱乏極力節省所有內官監合辦者量于該監搜括湊處時永貞嗔其不全應付而推諉一半于內宮監也遂爾同王體

家搗查疑謫之誤乾向逆賢曰外官一邊搗哄老爺一邊叅小的衙門賢默

然次早賢乃稱病不起亦不赴御前但垂首冷笑長吁短嘆切齒曰原來天下人都是搗哄虛譽我體乾代永貞危之永貞亦慌懼不安泣懇賢掌家王朝用力為救解賢怒少釋又次日賢始力疾到先帝御前雖值元宵亦不樂者數日逆賢之好名中諛惱人直言大率如此惜永貞非勇退之人實貪大工之乾沒告成之恩廕馴至成禍非一朝一夕也其戕害楊左諸人造謀布弇實由外廷線索歷歷有據永貞雖非助逆殺人之人然而在御前及逆賢面前顧不知果何光景又不知劉榮密帖是何字句凡回到直

房偶因甚事亦曾向纍臣等或痛哭怨嘆以今思之想必
心口不一換語妝點以詐忠陰賊哄衆人乎不然何其視
若愚如仇讐而猜防間諜無所不至何耶想一則恐若愚
眼前苦口勸諫二則恐若愚日後復侍高公于己不便所
以阻抑之禁錮之嚴防左右凡事不可洩漏與若愚知之
其度量心地可槩見已七年八月廿四日今上即位永貞
于廿七日告病未允九月初二日差往天壽山看擇先帝
壽宮初四日回見朝蒙賜赤金二十兩永貞洒淚固辭聖
顏頗不懌勉慰領受九月初七日准辭十月初二日即自
砌于外宅私小院之內晝夜讀書穴墻以通飲食廿六日聞

逆賢允辭始拆墻見人撫今思昔蓋永貞之固求退也非
真心退也原欲與徐應元合為一局擯退逆賢借應元之
特起力待永貞從新另做世界此機巧人多不能知之惟周承
等恩知之至十一月初二日天不從人徐應元王國泰退矣
永貞始手忙腳亂密差周承恩等覬王太監體乾王太監
永祚王太監文政各銀五萬兩皆侵落大工原物也旬日
後三家畏聖上英明且知永貞素性反覆遂都不敢收十
一月十七日各進獻御前着內承運庫收是日晚永貞知
之不自安密雇鞍馬率其甥婿孫良濟易服逃走廿六日
奉旨降永貞淨軍發湖廣承天府顯陵安置舉家驚慌無

處尋找不數日其兄李成自縊死矣至十二月初九日永貞外宅得一報信男子手持永貞親筆帖差回取盤費衣服銀兩宅中居住掌家王一作誠成德等拏獲羈住將來帖齎入宮中稟見體乾等二云奏進御前覽過奏達聖明遂着承天守備魏相名下家人徑同永貞名下家人就徃黃河岍上將永貞押赴顯陵崇禎元年春永貞兄李奉亦驚憂死矣二月又將永貞同徐應元自承天調鳳陽三月內山西道御史劉重慶疏叅將永貞提解赴北途中服砒霜不死絕食旬日不死四月十三日入刑部獄六月二十日中府會審擬斬罪決不待時廿七日召對玉音云李實空印本李永貞填寫驗是墨壓

殊七月初十日日前後候旨乘陰雨連夜永貞自縊兩次次皆繩斷跌暈頭皮勒損又不得死至十六日未時縛赴正義街臨刑之際尚跪向監斬官訴冤人多笑其不中用也生年四十有六掌家王成德自六月內于司禮監追贓被刑比之後降更鼓房淨軍七月初旬已先永貞病故而管家妻允德掌班丁紹呂暖殿周承恩姜永憲管上房曹文玉蔡化齡李秉德王應時料理後事其妹夫王道寧姪李芮等及心腹家人李培等皆挾重貲四散逃躲或報應商役或被人拏訛或改面事人凡踰二年而永貞身首尚異處無一人肯為殮埋者後王道寧偶因他事干連係獄累臣以

骨肉大義勸勉及道寧出獄始自大興縣購其首漏澤園
啟其軀于阜成關外嘉祥觀後買地瘞之癸酉春累臣蒙
恩改擬候覆間其冬道寧暴亡恐久湮無處可問遂重賞
經手土工人等根尋得葬處備牲醴冥資遣僕代奠其祭
文曰嗚呼痛哉戊辰孟秋既望之夕候旨彷徨中心如刺
詰朝相辭畏威虢虢詎意我公竟罹大厄銜抱冤枉丹化
為碧骨月逃匿產事蕩然吞獻由人豈特簡編小人改面
君子情遷後事之託負信誰憐荒垆權厝土燥多年瞻彼
他坟春秋祭酬嗟惟我公荒第為最泉下交游佳客藹藹
夜臺觀書青燐是賴痛抱沈寃悲纏肺肝嗚呼痛哉未死

若愚朝審赴市數載奔趨路人嘆息叫天何辜屢蒙存活
淚血為枯屢勉作善幻視微軀六七年來敢忘厚德皈依
釋門布衣蔬食近荷平反更生在即曾夢見公如侍公側
遣僕^{一作姪}叩奠寃填胸臆聖明在上終炤覆盆果得脫難當約
同門擇吉卜穴改葬高原勒銘垂後冀慰尊魂靈其格止
哽咽何言嗚呼痛哉尚饗永貞白誓長髮性狡慧通文能
書喜讀韓非長短語極好談天文好說夢頻以身質言語
賭重誓語最叵信貪復猜險更善負心而性驕好勝自王
體乾等無一人不與之恚怒爭競者即逆賢亦屢次委曲
包容之遂自釀殺身之禍了無救解六年夏于富河大築

房舍置園圃始將其四兄所縊棗樹伐去于興隆寺延僧
衆建華嚴道場百日以懺解超度之七年冬永貞逃後丁
紹呂王成德等打點家產進過銀八萬兩崇禎元年夏又
追銀六萬兩連前次三家未收者通共廿九萬兩其南北
往返各項花費屋下隱埋并名下逃奴吞拐及入獄被騙
者不與焉為永貞河邊管家司鎖鑰者中帽局管理婁允
德也 丁紹呂者昌平州人亦辛丑年選入自監甲一廠也少年姓尚名尚忠為惠安伯張公元善器重之
書陞內官素與紀用契厚管理逆賢屬永貞延請做掌班及永貞掌內
官監印一應事體資紹呂為多然永貞猜復自用亦多有
不盡聽者惟故鄉修築并通州城內置產城外修橋及每

巾帽局鑿散靴料銀兩皆賴紹呂區畫崇禎六年為慶陵
寶頂大雨衝損將紹呂拏付司禮監代永貞交贓三千五
百兩尋復職後以內官監管理復經管慶陵工程至十年
秋八月廿六日廿七日聖駕親登都城徧視雉堞樓櫓奉
旨着紹呂以總理同總里馬光忻分左右幫築外羅城紹
呂早夜拮据年雖老而督催有法勞可念焉十一年九月
聞工尚未完猝值虜由薊鎮墻子路入犯蹂躪北直遠至
山東未敢近都城也紹呂為人善應對有識見嫻兵畧好
畋獵頗通堪輿家言多智術有心計能尺牘文移練達事
體揣事多奇中與秉筆田玉契厚于體乾為同鄉後投掌

印高太監時明高為其已選擇坟地于白家潭往西南安和地
方大覺寺山場其名曰九龍山點穴託紹呂同王國輔修
造纜臣曾聞盛甲廠王承恩安民廠李艾咸云曾各製大
鉄搨生鉄銀錠用小車運至坟所以錮之蓋但欲奉承當
道石擲之堅其耳自己職掌戎器之竅則不計也夫臣子何
處不可以埋身而必取九龍之名為坟亦不過鑿傷祖陵
之龍脉與高何所益耶且先帝時當永貞烜赫之日富河
之風水吉壤門戶方向亦三總紹呂獨力經營者曾極力託人選擇而今安在哉
總之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永貞輩自見不及此也永貞同
列秉筆惟石元雅涂文輔皆賢心腹名下也具見本章經

手次第中其貫籍履歷亦畧及于後獨王體乾梁棟等亦漫
及之石元雅北直雄縣人萬曆辛丑選入皇城兵仗局
寫字善射好畋獵不甚讀書與紀用契厚泰昌元年十一

月逆賢奏陞司禮監歷任文書房陞秉筆掌針工局印南
海子提督延請許秉彛為掌家首引崔魏之交者許也每

見逆賢即屏人密語移時方出及大工興後每事面相受
授而許亦衰老不堪靠馬至七年夏虜犯寧錦保全後呈

秀曾有一帖復託許達有請加九錫字樣王朝用李永貞
等親眼見之哂其諛佞然逆賢默默已耳秉彛朝用見在荷面質也元雅亦于天啟

七年九月內告辭十月內逃走客死于外許秉彛大興

印高太監時明高為其已選擇坟地于白家潭往西南安和地
方大覺寺山場其名曰九龍山點穴託紹呂同王國輔修
造纍臣曾聞盛甲廠王承恩安民廠李艾咸云曾各製大
鉄搨生鉄銀錠用小車運至坟所以錮之蓋但欲奉承當
道石擲之堅耳其自己職掌戎器之竅則不計也夫臣子何
處不可以埋身而必取九龍之名為坟亦不過鑿傷祖陵
之龍脉與高何所益耶且先帝時當永貞烜赫之日富河
之風水吉壤門戶方向云紹呂獨力經營者亦曾極力託人選擇而今安在哉
總之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永貞輩自見不及此也永貞同
列秉筆惟石元雅涂文輔皆賢心腹名下也具見本章經

唐書

卷一百一十六

賈籍履歷亦畧及于後獨王體乾梁棟等亦漫
雅北直雄縣人萬曆辛丑選入皇城兵仗局
畋獵不甚讀書與紀用契厚泰昌元年十一

司禮監歷任文書房陞秉筆掌針工局印南
海子提督延請許秉彛為掌家首引崔魏之交者許也每

見逆賢即屏人密語移時方出及大工興後每事面相受

授而許亦衰老不堪靠馬至七年夏虜犯寧錦保全後呈

秀曾有一帖復託許達有請加九錫字樣王朝用李永貞

等親眼見之哂其諛佞然逆賢默默已耳秉彛朝用見在荷面質也元雅亦于天啟

七年九月內告辭十月內逃走客死于外許秉彛大興

縣人萬曆六年選入皇城曾侍盧太監受歷陞內官監總
理工程提督皇木廠總理各省大木七年十二月被霍維
華叅奉旨着司禮監拏問該監官鄭之惠等問明具奏又
姑夾疑枷夾之誤奉旨有搬運綫索等語始姑夾拶打降做淨軍發鳳陽崇禎
元年夏又被科臣祝士美世論叅奉旨提解六月入刑部獄後
于都城隍廟少司寇丁啟睿等受其重賄以為審無証據
仍發鳳陽 涂文輔北直安肅縣人中年自宮客氏在先帝青宮時
其子國興尚幼遂延文輔在外教訓天啟元年文輔冒姓
姜選入皇城陞管庫近侍三年歷陞乾清宮管事四年復
本姓隨堂又陞秉筆掌御馬監印總督四衛營又總督太

倉銀

姿容

節慎庫文輔間雅有心計善書筭通文理最能辨論

好彈琴善射甫四載而晉秩秉筆賜坐蟒攬杌先帝升遐

逆賢因文輔為徐應元炤管之姪且客氏之私人也遂差文

輔同心腹名下王朝輔迎請今上聖駕踐祚不想朝輔先

退而文輔又陰叛客魏與李永貞共擁戴元幸上察其

奸斥之先發鳳陽崇禎元年三月調發南京近年蒙恩得改為民新房閑住按

太倉銀庫戶部事也節慎庫工部事也文輔並總督之藉

先帝寵靈客魏逆焰詣兩部到任勒司官行屬禮坐八人

明轎使甘蔗大棍舒徐容與揚揚長安道上其呼殿之聲

比閣臣道子還雅其音清細而長彷彿聖駕清御警蹕之

姑夾疑枷夾

縣人萬曆六年選入皇城曾侍盧太監受歷陞內官監總
理工程提督皇木廠總理各省大木七年十二月被霍維
華叅奉旨着司禮監拏問該監官鄭之惠等問明具奏又
奉旨有搬運綫索等語始夾拶打降做淨軍發鳳陽崇禎
元年夏又被科臣祝士美世論叅奉旨提解六月入刑部獄後
于都城隍廟少司寇丁啟睿等受其重賄以為審無証據
仍發鳳陽 涂文輔北直安肅縣人中年自宮客氏在先帝青宮時
其子國興尚幼遂延文輔在外教訓天啟元年文輔冒姓
姜選入皇城陞管庫近侍三年歷陞乾清宮管事四年復
本姓隨堂又陞秉筆掌御馬監印總督四衛營又總督太

倉庫節慎庫文輔姿容閒雅有心計善書算通文理最能辨論

好彈琴善射甫四載而晉秩秉筆賜坐蟒攬杌先帝升遐

逆賢因文輔為徐應元炤管之姪且客氏之私人也遂差文

輔同心腹名下王朝輔迎請今上聖駕踐祚不想朝輔先

退而文輔又陰叛客魏與李永貞共擁戴元幸上察其

奸斥之先發鳳陽崇禎元年三月調發南京近年蒙恩得改為民新房閑住按

太倉銀庫戶部事也節慎庫工部事也文輔並總督之藉

先帝寵靈客魏逆焰詣兩部到任勒司官行屬禮坐八人

明轎使甘蔗大棍舒徐容與揚揚長安道上其呼殿之聲

比閭臣道子還雅其音清細而長彷彿聖駕清御警蹕之

聲內官外官無不下馬回避者又強買戚臣李承恩宅大
初廨宇其署額曰戶工總部者乃主事王守履所獻諛也
復將先朝公主家廟神主逼遷別處躍冶不祥內臣中第
一人馬凡崔魏等通入姓名惟文輔頗能記憶一日吏部
推湖廣司官汪始亨李師沆而師沆文輔之父母官也遂
亟查始亨姓名與逆賢云此同志錄有名者遂舍汪而用
李攘奪如拾芥馬初逆賢既矯旨殺劉克敬于鳳陽矣馬
鑑者克敬之炤管老叔曾任乾清宮管事御馬監監督告
病閑住已久逆賢嗾文輔疏叅鑑任監督時所造火車銃
炮不如法亦矯旨追一作捏駐降發鳳陽復殺之此天啟六年夏

事逆賢心腹馬昇現在可鞠也網漏吞舟惟賄之力今不
過逆孽軍犯近復蒙恩改為民骨肉得完聚也 王體乾

京北直昌平州人萬曆六年選入皇城為蘇杭織造孫太監隆

名下讀書正途萬曆廿八年歷陞文書房泰昌元年八月
密以重賄求西李娘娘下李進忠充先帝典璽局郎九月
初七日秉筆掌御馬監一作用甲辦膳後嗾逆賢殺李進忠以滅
活口天啟元年夏掌尚膳監印及盧受發鳳陽奉先帝聖
旨着王安掌司禮監印矣而霍維華者直隸東光人時任
給事中其妻弟陸蓋臣天啟元年選入之內官也為高太
監時明名下凡宮中動靜霍最先知遂具疏劾安安再上

輒疑輒之誤

幫手

辭疏候繳温旨即出而客氏憚安剛直喜體乾輒媚遂矯
 旨淮安辭免將司禮監印付體乾掌之復陞諸棟等為幫
 手屢有中旨巧留客氏與逆賢比暱為奸又外結沈淮為
 謀主逐大臣王紀滿朝荐劉一燝等殺內臣王安王國臣
 等心粗胆大漸及妃嬪皆體乾一云暗有力也依阿無主持也天啟四年
 二月三十日辰時成妃李娘娘誕生皇第二女是時地大震
 宮中殿宇搖撼有聲銅缸木桶之水湧波震蕩凡坐立者
 俱骨軟如醉乾清宮大殿漆井內所懸圓鏡東西南北震
 動不定如鐸舌焉至五月初十日太祖忌辰也體乾等不
 穿青素而穿青綠錦綉其日未時乾清宮東丹墀旋風驟

作將內官監之大鉄片如屋頂方闊者盤旋如紙隔丹陛
 石欄杆之上拋擲于西丹墀鏗自若雷其月晦即有揚漣
 二十四欵之疏是時汪文言尚繫詔獄為體乾者若肯悟
 天變從國家起見據外廷謹論屏退克逆有何難者乃輕
 狗掌家王朝用之密懇且心感客氏培植掌印除王安摘高沈之德遂將如許
 叅本不肯字字全念而多方曲庇之忍先帝孤立忠言見忌士
 大夫之禍從此不可收拾况又開廷杖之端導稱頌之路
 令無骨力無遠識患得患失之閣臣出四六儷語之旨凡
 口奏文書之際體乾必歷指姓名幾誤因錢謙益黃尊素
 而波及無辜良可嘆息太體乾為人柔貌肥白蠶目鼻音柔佞深狠深情其貪無比即

自己名下如田玉等而亦巧借題目頻刻削也凡司禮監
題本年月之下上層居中排臣王體乾魏忠賢臣下層徃後
排臣梁棟臣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諸人蓋其媿阿心腹
只知獻諛甚非體制可惜典禮衙門亦屑越至此真可痛
哭其原疏現存者可證也及刻內臣便覽復甘心讓賢居
首特高一字尤可笑焉其名下李晉以蹴踘陞秉筆趙本
政以深文為乾清宮管事田維章以童稚而理刑問名此寧有大
臣體耶神廟時功令寬凡文書房官俱得與外臣結識往
來揚維垣霍維華徐大化等中旨一作之起起用蓋不特逆賢一人
力也天啟七年八月先帝不豫已久乘先帝彌留之際于

八月十一日召今上至御榻傍玉音亶亶不已而是日閣
臣揭所批中旨有禮臣廠臣輔臣等字樣原揭具存內閣
後世具眼者購得過否可證驗也二十日巳時永貞自御前問安畢到忠義室直

房于衣袖內取出白連四大紙花一个內有鮮血一縷長
二寸餘闊三四分似肉非肉似痰非痰云自萬歲爺鼻中
省出凝結如筋當時丁紹呂及若愚等通視之有嗟嘆落
淚者若愚曰此出自御前龍體聖恙所關不可輕易遂用
紙復包一層上寫某月某日老公公御前請出血紙花一
个一作壁之隨粘于屋壁高處至申時太醫院官來問安御前果索
此血以憑計藥當即取下文進至廿二日申時龍御上賓逆賢

差文輔等迎請今上至則先帝崩移晷矣嗚呼痛哉先帝聖性

虛明推赤心置內外臣子之腹惜體乾逆賢非宗社之器

而南樂薊州東光又皆濃于名利刻于報復之人梁棟齷

齷不足齒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皆少不更事驟登榮寵

天低地窄前無古人後無清議滿眼一云皆發跡寒微只知有富貴滿懷只

知有諂諛嫉賢妬正根于性成云今永貞元雅已亡而體乾文輔各用下接重賄今伏法者伏法逃亡者逃

亡或用重賄苟免平安倘至夜氣清明良心忽萌之際一

追思之不知魂夢中尚有何顏色而視息人間也身死後

又有何面目對越先帝之靈于在天也鄙夫可與事君也

與哉體乾至崇禎己卯夏籍沒逮刑部獄擬斬庚辰冬死

于獄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云 梁棟宛平縣人萬曆十

一年選入歷陞司禮監提督太和山天啟元年夏逆賢拔

陞秉筆掌酒醋麪局印馬謙之力也其兄梁植等蔭錦衣

衛陞都督同知招權納賄為逆賢所憎惡七年秋擯棟蘇

杭織造旋撤回京今故 趙秉彝北直新安縣人萬曆廿

九年選入泰昌元年冬逆賢奏陞司禮監天啟七年以監

官差送惠藩陞秉筆 孫進北直晉州人亦廿九年選入

神庠時牌子王永福名下侍逆賢最久作人寬厚陞文書

房歷任南京守備陞秉筆閑住為民戊寅冬虜深入進守

城犒軍賴以保全 王朝輔原名王朝忠即所稱黑王公

者北直文安縣人廿九年選入侍逆賢久先帝登極後陞
乾清宮管事提督兩司掌銀作局司苑局印天啟七年陞
秉筆 李明道大興縣人萬曆十七年選入陞司禮監提
督南京守備提督漕運皆客氏力也而逆賢任之自此之
外當年曾任乾清宮管事牌子掌銀作局印曾于天啟七
年五月差往錦州接濟禦虜者胡明佐也掌內織染局印
者齊良臣也掌尚衣監印者杜永明也掌司鑰庫印者王
秉恭也總督忠勇營者談敬裴芳也提督上林苑監四署
者吳國泰曹承恩也掌混堂司印者李本志也監督勇士
四衛營者吳光成也提督御酒房者李昇也提督牲口房

者張應詔也此人乃客氏掌班張貴之姪也御茶房弓箭
房之鄧汝敬王國祥鄭思廉等總是逆賢名下皆北直人
天啟元年選入日在先帝御前尚有暖殿近侍并三年選
入名下數十員不備載姓名也此外如領勅鎮守并徐應
元等亦畧次于左以備焉 劉應坤北直新城縣人廿九
年選入侍逆賢最久歷任管事同時之劉忠曰大劉公劉
朝曰二劉公應坤則三劉公也總督忠勇營掌御馬監印
後陞秉筆遼東鎮守便宜行事駐劄山海關天啟七年五
月守寧遠崇禎己巳丙子戊寅虜深入薄新城應坤設法
捍禦備極心力虜畏而宵遁曹太監化淳疏稱其勞 紀

用北直文安縣人廿九年選入為賢逆心腹陞乾清宮管事
提督忠勇營遼東鎮守便宜行事用粗通文字慷慨有膽
畧性孝天啟七年五月守錦州 葛九思北直延慶州人天啟
元年選入逆賢名下能書精騎射陞乾清宮管事提督忠
勇營鎮守宣大山西丙子秋虜深入九思死于西山某處
此外則張守成李應江胡良輔等槩不錄也 金良輔孟
忠俱北直人廿九年選入泰昌元年冬逆賢奏陞司禮監
任文書房良輔正陽等門提督忠大壩馬房提督 楊國
瑞陝西臨潼人天啟元年選入逆賢名下陞陞文書房南
京守備 李承堯北直容城人萬曆十一年選入孫暹名

下陞陞內官監總理 蘇若霖北直安肅縣人原名進忠
萬曆十七年選入由內府供用庫陞內官監總理天啟元
年費數萬兩差往荊州修惠藩府第未就因病撤回與馬
誠李承堯丁紹呂等俱領大工坐名勅書分中左右三路催督崇禎
元年夏以言官叅論承堯若霖俱着司禮監拏問追贓完
日俱發南京更鼓房淨軍誠先逆賢死承堯近日亦死于
南京若霖茹長齋于崇禎六年為慶陵寶頂雨損復逮北
繫獄擬戍仍發南京修梵行猶頭陀也 徐應元北直雄
縣人于逆賢為同年同官兄弟事賢天啟七年八月陞秉筆十
一月發承天後降淨軍調鳳陽按光廟莊妃之封原因撫

養今上其薨也的係應元氣鬱所致近聞殂于鳳陽人咸謂有天道也應元為人不識字幼無行宿娼飲博好談謔嫚罵坐立傾欹唇不蓋齒形雖瘦長而眉目無神彩腰股筋骨若不聯屬如病初起者為神廟時為管庫近侍綽號徐雌牙云蘓若霖與應元契厚在大工時每請應元會飲差去內官即曾引見今上于藩邸者數人而內官監總理吳得忠更與應元厚應元請為掌家躡陞乾清宮管事如王朝用故事尋亦降處云 趙進教者亦係孫暹名下逆賢應元之嫖賭弟兄因無賴因隨福藩之國秩甚卑天啟五年冬逆賢聽其密稟讒譖將福藩伴讀崔進于進表到京

之日幾置之死賴李永貞力救始免逆賢復破舊例乘福藩差進教來京奏陞御馬監裡草欄貼場陞內府騎馬玉帶看守寶月亭先帝遊幸亦屢得仰瞻天表云至七年夏先逆賢病死喪葬極其盛也 李寶者北直雄縣人萬曆六年選入讀書正途廿九年十月神廟點為光廟伴讀泰昌元年八月陞秉筆掌御馬監印先帝登極後差往選皇后天啟元年夏差往蘓杭織造實為人朴素無文惟聽掌家樊得和孫昇等提掇眾享其利而寶尸其名先因楊姜之事頗與巡撫周起元不睦及南樂通線索與逆賢而崔呈秀等次第布穿于六年二月內逆賢勒要寶空印本着

李朝欽等串謀同孫昇等填寫七君子之命始斃此事累
臣始終未見此本夫空印本既出自孫昇之手果是何人
砌江南事件果屬誰手捏稿謄真事關進呈豈一人一手
可能做得惜崇禎元年七月初四日聖明召對時只辨硃
墨之壓否何如竟未吊取實從來別本與此本比對字迹
但究及寫真之人則自有寫稿造謀之人再比對原本紅
字是誰所批當時王體乾梁棟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五
人之字跡亦易認也必如此而歷歷實挨直窮到底朝欽
雖死孫昇等現存便于言下明白矣一云恐心未服也乃止以墨跡蓋硃而
指為永貞成案永貞雖死真正捏砌填寫此本之人尚網

漏倖免揚揚于聖明之世也實原不知情降南京淨軍近
亦老死人尚多憐之 王國泰者京師人廿九年選入孝
端顯皇后司禮監名下也于永貞為同脉謫南京二十年
光廟登極取回天啟元年退斥後于大佛寺管工完客氏逆
賢喜一作嘉之補今上藩邸局官遂與應元為一派人天啟七年
八月陞秉筆掌尚膳監印十一月發南京後調承天降淨
軍令為民國泰性篤實多學能書尚氣節善治生理廣交
遊胸中坦率無機械尖巧也是以不容於聖明之朝馬謙者宛平縣人嘉靖四
十一年選入由司設監寫字歷陞內官監總理逆賢救命
大恩人也謙與秉筆梁棟契厚陞乾清宮管事改名馬誠

性剛直曉營造虛心採納可則可否則否敢于逆賢面前
持正不阿即內官監之掌印宋晉李永貞咸改容敬憚之
之始為建大工門閣三殿初萬曆年間馮御史嘉會掌河南道時大
家估計所需三千萬計工二十年至天啟年間鼎建馮已
少司馬亦預估計樽節乃所費不過六百萬誠區畫詳妥
任勞任怨祁寒暑雨未之少懈不四五年克臻厥成勞難
泯焉惟曾與總理戴福壽汪良德管理翟應奎有隙而幾
置之死人多少之誠于天啟七年春病故享壽將近八十
富寵服食亦極內臣之貴何其生樂死安得保康吉如此
抑前世種因而今生逸樂耶不可知已紀用石元雅俱兵

仗局出身好武勇劉榮兵仗局居住管理其名下馬獻祥掌關防掌司也凡祖

宗以來庫藏中所蓄刀鎗劍銃一切武器最精利者逆賢
以勢索取甚多且轉賜心腹胡良佐齊良臣名下葛九思劉應坤楊朝等
并姪魏良卿及甥傅應星等無算亦兵仗局管理加以紀用李朝欽提撥於逆賢左右此所以利及在手逢着
便害也

吏尚蘇茂相等看得左都楊漣同工部萬燦交攻罪惡
先將燦矯旨廷杖二百爪牙內監揪髮毆刺不日竟死
後逮楊漣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顧大中王之
案周宗建繆昌期夏之令等着錦衣衛使田爾耕鎮撫
司許顯純等非刑酷拷先後斃命又蘓抗織造心腹太

監李實捏叅都御史高攀龍巡撫周起元周順昌黃尊
素李應昇等攀龍投水身死起元等四命刑斃又將無
影詩句逮揚州知府劉鐸密串腹弁張體乾谷應選捏
坐咒詛立殺五命又拿顧同寅孫文豸舊書有諷忠賢
字樣顧坐妖書梟斬又誘胡養春義男首許黃山稅課
坐陷養春全家斃獄又將吏唐紹堯等逮問坐贓又串
客氏索皇親張國紀米石不遂將國紀家人立枷斃死
數命多方搖動中宮唆腹黨劉志選梁夢環誣劾回藉
致國母憂憤日啖捕弁楊寰孫雲雀將平民致死于命
客氏與懷寧公主母成妃李貴人及裕妃張貴人不睦

忠賢恐二妃泄漏奸宄矯旨將成妃革奪裕妃逼令自
盡將腹心於咽喉地方兵馬漕運處所布置私人李明
道等使之呼應又與客氏將內府鎮庫傳國寶珍令伊
姪魏良卿客氏男侯國興搬盜一空抄沒冊籍可據呈
秀先作淮揚巡鹽高攀龍叅論罷職勘問追贓秀乃青
衣小帽求忠賢庇飾即矯旨召復原官拜忠賢為義父
呼為尚公祖爺計殺攀龍多命又怒吏部蘓繼政嚇令
自縊以布政邱志充買官銀三千卸之禮尚李思誠刑
逃贓抱冤莫訴秀夤緣巡視工程驟躡工尚兼御左
都又伊弟崔凝秀冒功為浙江總兵又娼賤樂戶蕭惟

原本史字
史疑史之誤
逃贓疑追贓之誤

中為密雲都司又問斬孫如冽曹代何等頌忠賢功德
勅建生祠僭與文廟並峙以腹心斬廷桂為天津祠宮
游擊錢體乾為河間祠宮都司張夢吉為蔚州祠宮百
戶沈尚文為浙江祠官逆姪魏良卿冒太師寧國公乳
臭四歲魏良棟為太子太保東安侯三歲魏鵬翼為太
子少師安平伯魏志德都督同知魏希舜左都督魏世
孔世襲左都督魏撫民尚寶司卿魏希孟世襲都督同
知伊親楊大昌太子太保左都督楊胤昌董芳名都督
僉事楊繼先傅之琮都督同知楊昌祚王祿都指揮使
又腹黨豐城侯李承祚請比徐達例封兩公世爵崔長

男崔鐸冒中鄉試次男崔鏗受錦衣使三男崔鑰廕指
揮僉事魏崔雖已幽快于鬼誅仍當明章于國法奉旨
云云見前

酌中志略卷之十五

飛龍在天聖人當陽之象其飛宜矣虎而飛而食肉可乎蓋虎為
房蟲人為甘餌自來大姦大慝身為皮蟲而飽甘餌猶患爪牙之不
足思傅羽翼以張威者何代哉有即此魏逆本梟獍之雄得虎虎之助
憑城社假狐威使原塹體枯血月狼藉猶眈未快也然吾謂外廷之舞爪
張牙非由內廷之鼓翅奮翼即逆之恣睢暴戾不至此極嗚呼此體乾亦貞
堂之月雖寸磔何以謝天下幸天啟之驪龍睡死而信邸之飛龍出也奮震
雷之威入穴探子一洗腥聞則此嚮之引虎以食人者偃而已矣羽翼云乎

哉漱玉





